

XUESHENGDUWU

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

BAI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



激流中的崩溃

——《家》——

凌 子 编著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激流中的崩溃

——《家》导读

凌 子 编著

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1997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5 号

激流中的崩溃

——《家》导读 凌 子 编著

责任编辑：牟 薇

责任校对：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

装帧设计：王 凌 封面设计：刘 洪

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 字数 90 千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500 册

ISBN7-5408-3096-4/G·2951

全套定价：480.00 元



地址：成都市盐道街三号

邮码：610012

电话：(028) 6672624

编委会

策划

陈志明

主编

陈坚 巢宗祺

副主编

唐郁文 曹樟玉 李咏吟

编委

汪亚明 方斐卿 陆德金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编者的话

世纪之交，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，实属一大幸事。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，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，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，扩大自己的见识。

但是，古今中外，文学作品数不胜数。应该读些什么作品？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？

我们这套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》丛书，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。

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。对每部作品的内容、作者、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，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。

这是一个美的世界。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、动人的构思、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，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。

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。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，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，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，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。

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。我们阅读文学作品，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，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。

荷马、屈原、莎士比亚、李白、杜甫、歌德、曹雪芹、泰戈尔、鲁迅等大师的作品，历经岁月

的考验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。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。

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，抒情、吟唱、赞美伟大的时代。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，为人民鼓与呼，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。

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。

阅读名著，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。

倾心文学，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。

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，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，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

编者

1997年2月

目录

故事梗概	〔1〕
作者介绍	〔45〕
思想和艺术特色	〔58〕
精彩片断	〔101〕

故事梗概

1

一个风雪弥漫的傍晚，高公馆内。刚从学校回来的觉民、觉慧两兄弟正要进房，就听见叫他俩赶紧去吃饭的声音。说话的婢女鸣凤，是一个美丽苗条的十六岁少女。此时，她正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望着他们。“好，”觉民高声应道。

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笑，又朝着她的背影笑了笑，去上房时，他的脑海里还一再出现这个少女的影子。

饭桌上，坐着他们的继母周氏、大哥觉新、嫂嫂瑞珏、妹妹淑华，还有两位客人：姑妈张氏和表妹琴。琴是高家亲戚里最美丽、最活泼的姑娘，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。

饭后，觉民叫琴到他们房里去，并告诉她他们外国语专门学校明年招收女生的事，琴惊喜得脸上充满了光辉，水汪汪的大眼睛熠熠发光：“我要第一个去报名！”她热烈地说。觉民又得意地告诉她，下学期他们的国文教员改聘为吴又陵先生，就是那个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吃人的礼教》的。“哦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‘只手打孔家店’的人，你们真幸福。”她羡慕地说。

这时，觉慧在房外，心情异常轻快，面对白雪装饰的美丽、纯洁的天井，他觉得他的身子是自由的，没有东西能束缚他、阻碍他，不由地豪气十足地叫道：“鸣凤，倒茶来！”然后，却堵住了她的路。他装着没听见鸣凤请他让开的声音，像石头一样立在门槛上，直至传来淑华的喝唤声，才让鸣凤过去。接着，就听见他妹妹淑华责骂鸣凤的声音，它们像鞭子一样打击着他的头。他的脸突然发起热来，他感到羞愧，他知道那个少女所受的责骂都是他带给她的。房里继续传来琴和觉民的对话。这使觉慧的脑子里闪现出两张脸：顺受的、毫不抱怨、毫不诉苦的和反抗的、热烈、刚毅的。这两张脸代表着两种生活，揭示着两种命运。不知怎的，他更喜欢、更同情前一张脸。他明白她的命运是早已安排好的，但他想反抗它、改变它。突然，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，但

随即又消失了。这真是一个梦想，但她若处在琴姐的环境的话，一切不都成了自然合理的了吗？他笑自己，竟有这样的痴想。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。”他高声叫道，这句话，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他觉得做一个男儿就应该抛弃家庭，到外面去，创造一番不平凡的事业。

觉慧走进房间，琴忧郁地对他们说：“我要奋斗，我的处境比你们都困难。”他们知道，她是指报考外专的事。两兄弟热情地鼓励琴，他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帮助这个少女实现希望。

琴随着母亲回到家里，兴奋地想着不久要发生的、她有生以来第一件大事。这件大事是那样的光彩夺目，她要它，但她知道她伸出手去定会有人来阻拦，她有失败的顾虑。复杂的思想在她脑子里，使她时而高兴、时而忧郁。她看着倒在藤椅上闭着眼睛的母亲，知道今晚没有说话的机会了，便想告退。刚一站起，母亲就吩咐她倒杯茶来。琴端着一杯酹茶，送到母亲面前，兴奋地望着母亲，乘机把要报考外专的事说了。“你说什么，男学堂收女学生？你还要去报考？”张太太大吃一惊，她觉得这个世道真是愈变愈不像样子了。当年她因为疼爱女儿，才送她进了学堂，却不知受了多少闲气。现在，自己年纪大了，再听不起亲戚的闲话了，女儿若进男学堂，那还安静得了？她看着琴那要悲泣的表情，又觉得不忍，于是就说：“明年秋天的事，到时再说吧。”

琴失望地回到自己房里，拨了拨灯盏里的灯芯，书桌上的《新青年》一下子映入眼帘，她随手翻了几页，“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……。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做，由

我自己努力去解决……。”易卜生《娜拉》中的这几句话给了她启示，她的眼睛顿时明亮了，一切的悲哀一下子全消失了。她兴奋地给她的好友许倩如写了一封短信，希望两人一同去报考外专，给后来的姊妹开辟一条新路。

就在同一天的夜里，高公馆的仆婢室内，鸣凤正痴痴地望着瓦油灯惨淡的亮光。累了一整天的她不想休息，在这唯一属于她的时间里，她可以自由地思索，自由地回想。在高公馆已经七年了，流眼泪和吃打骂成了她日常的生活，她觉得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。可她的心里又有另一种东西在作怪，煽起她一种渴望。她同别的少女一样，也有美丽的梦想，梦想漂亮的衣服，梦想父母的宠爱，梦想少爷的崇拜，梦想幸福的生活，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无情地站在她的前面。她很清楚自己的归宿：到了一定年纪，就去嫁给太太选定的，自己并不认识的男人，替他做事，生小孩。“这样的归宿不跟没归宿一样吗？”她想着，不禁打了一个冷噤，“还不如像大小姐那样死了好。”黑暗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，风开始怒吼。“唉，还是睡吧。”她把外衣都解开，只剩下一件汗衫，“日后不知有怎样的归宿？”她又悲叹起来，忽然一个年轻男子的面颜在她眼前出现，似乎在望着她笑。她明白他是谁，她的心马上舒展了，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。她盼望他伸出手来，盼望他把她从这种生活里拯救出去。可这张脸却渐渐地向空中升上去，愈升愈高，一下子不见了，一股寒气打击着她敞开的胸膛，“不过是一场梦。”她很快地躺下去，脑子中有两个大字在不住地打转——薄命。她无法抑制地在被窝里抽泣起来。外面，风在高声叹息。

2

觉新同觉民、觉慧虽是一母所生，但处境不同。他是高家的长房长孙，因此，一出世，就决定了他的命运。小时候，他清秀聪慧，在爱的环境中长大。上中学时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。他喜欢化学，想去德国留学。然而恶运来了，他失掉了母亲，父亲又娶了年轻的继母。少年的远大前程使他拥有美妙的幻梦，同时他还有一个了解他、安慰他的人——他的梅表妹。

但是，这个幻梦终于被打破了。就在他得到中学毕业文凭的那个晚上，父亲告诉他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，他自己也希望早日抱孙，因此，他已给他定下了李家的亲事，今年年内就成婚。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，只是点头顺从。回到房内，倒在床上蒙头痛哭，哭他破灭的幻梦。是的，他曾做过才子佳人的美梦，梦想娶上他中意的姑娘——梅，可现在，一切都破灭了。

从此，他丢开了化学，整天毫无目的地游玩。半年后，他成了婚，祖父有了孙媳妇，父亲有了儿媳妇。当然，他自己也不是一无所获，他的妻子温柔体贴，相貌也不比梅差。于是，他忘了一切，忘了梅，忘了前程，一味陶醉在妻子的爱情里。别人都羡慕他幸福，他自己也认为是幸福的人了。

一个月后，父亲又对他说，成家的人应该自己挣钱过活，叫他到西蜀实业公司去做事。他听着，应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但“一切都完了”的念头在脑子里打转。这样，他十九岁就步入了社会，逐渐熟悉了这个环境，学会了新的生活方式。当

他第一次领到薪水时，既为自己挣钱欢喜，更为自己卖掉了前程悲哀。而此后再领薪水时，就毫无这种特殊的感觉了。然而不到半年，另一个更大的变故发生了：时疫夺去了他的父亲。自然地，这一房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，上有一个继母，下有两弟两妹，这时，他只有二十岁。失父的悲哀逐渐淡化，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，平静地挑起了这副担子。可不久，许多有形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，使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面：仇恨和争斗。在这个有四房的家庭里，三叔跟他较为接近，四叔五叔对他不大好，尤其是四婢五婢常跟他的继母作对。他愤怒，他奋斗，但毫无结果。时间长了，他也疲倦了，于是他发明了新的处家方法：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，极力敷衍她们，讨她们的欢心，以求安静的日子。不久，大妹淑蓉因肺病死去。又不久，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，这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。

五四运动爆发了，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那被忘却的青春。他和他的兄弟贪婪地读着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等新书刊，讨论着有关的问题。他的兄弟比他进步，他们常称他为“作揖主义”者，他自己也坦言喜欢“无抵抗主义”。这两大主义的确给了他大作用、大安慰，使他既信服新的理论，又顺应旧的环境。于是他变成了两重性格的人：在旧家庭里是个暮气十足的少爷，在兄弟们中间又是一个新青年。这种生活方式常引起兄弟的责难，但他坦然地接受了一切。

他的儿子正慢慢地大起来，很聪明，很可爱，他差不多把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，每天晚上都要去吻那张熟睡的漂亮的脸，喃喃地像喷泉一样说上许多感激、希

望和爱怜的话。

周日下午，觉新在公司上班，觉民、觉慧像往常一样，买了几本新书过来了。觉慧告诉他，《新青年》很热销，去晚一步就买不到了。觉新忙说他已跟书店老板打过招呼，每次新书邮到，都留一本。这时，一个瘦长的青年掀帘进来，三人一看，是剑云。剑云问觉民是否去看学联为平民学校筹款而在万春茶园上演的《终身大事》等话剧，觉民冷淡地说他没空。剑云是高家的远房亲戚，以家教为生。觉新看着瘦弱的剑云，同情地劝他要好好保养身子。话音未落，一个女性的声音响起：“大表哥！”“琴小姐来了。”一道微光掠过剑云的脸，他低声说。果然，门帘一动，琴和她母亲相继进来。琴的那双明丽的大眼睛不仅给她的笑脸添了光彩，而且连整个房间也显得明亮多了。张太太让觉新陪她去买新到的衣料，而琴留在了房里。她看着觉慧捏得紧紧的《新青年》和觉民递过来的《少年中国》，赶紧说：“你们先看吧，看完后，让我带回家细看。”忽然她的面容严肃了，用另一种语调告诉他们一个不寻常的消息。“钱大姨妈回省城来了，梅表姐昨天还上我家来过。……她有点憔悴，可比以前更好看。她不曾提到大表哥。”面对他们的询问，琴忧郁地说。“大哥早把梅姐忘了，他对嫂嫂很满意的。”觉民直率地说。“可梅姐就不见得忘了他，”琴略带伤感地说，“妈叫我别把这消息告诉大表哥。”“告诉他也没什么，大哥早忘了那事，而且他们也见不到。”觉慧插嘴说。但是觉民和琴都觉得还是不说为好。时时望着琴的脸，注意地听她说话的剑云沉默了许久，突然说：“大哥如果能和梅姐结婚，那该多美满啊！”大家都表示赞同。顺着这

个话题，琴说出了他俩好事没有成功的真相：“当时，说是两人八字相冲，其实真正的原因，是大姨妈同现在的大舅妈在牌桌上有了意见，觉得受了委屈，才拿拒婚来报复的。这之后，她俩闹翻断绝了往来。”原来是这样，觉民觉慧两人这才谅解了大哥当初顺从成婚的事。“唉！”重重的一声哀叹，剑云说：“你们都不懂大哥，大哥时常在思念梅姐呢。”“这怎么可能？”三人极力反对，“哪有一个人内心热烈，表面上非常冷淡的呢？”剑云的脸突然变青了，微颤着嘴唇，垂下眼睛低下头。“陈先生，你不舒服吗？”琴关切的询问使剑云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接着依旧忧郁，他打了个招呼，就出去了。三人都觉得他越来越古怪了。琴忽然正色地对觉民说：“我的事情已决定了，你肯不肯帮我补习英文？”觉民欣喜地答应了。正在这时，张太太买好了东西，他们就在商业场的后面与她们告别了。

从商业场出来的觉慧，正面碰上了气咻咻跑着的同学张惠如，他喘着粗气告诉觉慧：“在万春茶园，我们给丘八打了！”原来，士兵要看白戏，学生不让，他们就大闹戏园，并打了学生。乱子闹大了，城防司令部才派兵来弹压。“可是一个连武装的兵却连一个肇事的兵都没抓住，哼，明明是预先安排好的！”张惠如怒不可遏地说，“现在我们决定召集同学到督军署请愿去。”当他俩和本校同学赶到集合地点——少城公园时，那里已聚集了好几百人。

在蒙蒙的黑暗中，大队到了督军署门前的操场，一排士兵端着枪在等候他们。那些锋利的枪刺正对着他们的胸膛，他们不怕，仍激愤地向前进，而士兵们则不肯放下枪，双方开始相持。过了一些时候，学生们推举出八个代表，可代表们

仍然进不去。这时，出来一个小军官，客气地叫大家先回去，因为督座不在这里。代表们要求见秘书，同样被拒绝，于是，广场上骚动起来，有些学生开始向前冲，一个代表大声地让同学们安静、注意秩序。骚动渐止。小军官又说：意愿会传达给督座，天已下雨，大家先回去。代表们决定据理力争，他们在大家的掌声中进了督军署。

觉慧在人丛中拼命地鼓掌，尽管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但平息不了他的愤怒：当局竟然这样对付学生，太卑鄙了！锣声从远处传来，已二更了。雨点渐渐大起来，寒气侵入身子，但同学们并没有现出畏惧的样子，“没有结果，我们决不回去，我们要像北平学生那样勇敢！”觉慧清晰地听着这些话，感动得几乎要流泪。三更了，还没消息。又过了些时候，代表们才同一个军官出来。这个自称为赵科长的人对学生们说，接受大家的条件，明天督座就会有解决的办法。现在请大家回去，免得冻坏身体，而且，避免出现意外……。尽管大家并不相信他的话，但又明白，这样空等着，也是白耗精力。因此，大家开始离开广场。大雨猛烈地落下，无情地打着他们，似乎要给他们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。

3

请愿毫无结果，学生与士兵的冲突仍在发生，伤兵更是威风，任意横行。全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。学生们勇敢地进行“保卫学生尊严的自卫运动”，发传单，作讲演，通电全国各界请求主持公道，联络各县学生扩大学潮。但督军始终没有解决的办法。

觉慧热心学运的事被高老太爷知晓，便唤觉慧去训话。早过了六十岁的他躺在藤椅上，暗黄色的长脸上撇着八字胡须，光秃的头顶旁伏着少许花发。觉慧望着假寐中的老人，静静地站着。自他有记忆以来，祖父就是全家所崇拜、敬畏的人，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，因此，他总躲着祖父。而眼前的祖父却是那么衰弱，从嘴角流出的口水打湿了颌下的衣襟。祖父不见得生来就是古板的人吧，觉慧想起他那些荒唐的诗句，认为他一定是上了年纪才变得这般道貌岸然的。但是，近年来，祖父也玩起了小旦，便是主持孔教会的遗老们也大吹梨园榜，还点了某某花旦做状元，据说这是风雅的事，可这风雅与卫道怎能并存呢？觉慧深感不解。祖父突然睁了眼，坐起来，严厉地斥责道：“学生太嚣张，今天查日货，明日又捉商人游街，简直目无国法！”他骂得太急，不禁发出一阵咳嗽，陈姨太忙跑出来给他捶背。“现在的学堂坏极了，学生不上课，就爱闹事，你还跟着闹，早晚把你的小命给闹掉！”“并不是我们……”“你还强辩、顶我的嘴！陈姨太，去把他大哥叫来！”祖父大声咳嗽着，吐了几口痰。觉慧望着他，觉得他们不像祖孙，倒像敌人。他挺直身子，刚想表示反抗，觉新来了。祖父嘱咐他“管好三弟，不得放他出去”。

两兄弟一出来，觉新就叫觉慧听从祖父的话。“好，你的无抵抗主义又来了，可我偏要跑出去！”激愤的觉慧望着大哥乞求的眼光，听着大哥的苦处，又陷入了矛盾之中，最后，他答应了大哥。他知道他跟祖父、大哥一样，也是矛盾的人。

关得住身体，关不住心，觉慧这几天仍以各种渠道关心学运。听说已捉到两个殴打学生的士兵，并使之受到严重处罚。报刊上也登出了严禁军人殴打学生的布告。好消息日益